

# 不捨桃李情深(下篇)

藝術天地

趙之境

在深夜的扎蘭屯車站，抬眸一瞬，我被深深震撼了：沉沉夜色裏，車站廣場靜靜佇立着數百道身影，盡數是我的學生。從勤勉篤學的普師學子、潛心丹青的美術專業學生，到意氣風爽的體育少年，各年級、各專業的孩子齊聚此處，在午夜寒風中默默等候，只為一場無聲的送別。

後來我才得知，為送我遠行，孩子們深夜熄燈後悄悄走出封閉宿舍，瞞着宿管、不懼寒涼，結伴徒步奔往車站，只求再見我一面、鄭重道別。少年赤誠質樸的心意，滾燙純粹的師生情誼，在寂靜寒夜裏熠熠生輝，瞬間擊穿我心底的平靜，令人熱淚翻湧、心頭滾燙。我剛下車，便被學生們層層圍攔。一張張青澀真摯的臉龐，一雙雙盛滿眷戀的眼眸，靜靜凝望着我。孩子們輕聲相擁、低語道別，沒有喧鬧紛擾，唯有發自心底的不捨，深沉動容，勝過千言萬語。

檢票時分將至，不捨的孩子們一路簇擁相隨，不肯匆匆別離。車站工作人員目睹這份真摯的師生情深受觸動，破例免去檢票流程，任由學生有序進入站台。偌大站台瞬間被數百名少年填滿，滿目皆是純粹的牽掛與深情。

登車之際，我刻意放緩腳步，最後一個踏上列車。佇立車門邊，望着站台下密密麻麻的身影，我強忍心底酸澀，鄭重叮囑：「同學們務必珍惜校園時光，潛心求學，踏實精進，不負青春韶華。往後無論身在何方，遇有困難處，可隨時與我書信相告，我永遠牽掛大家，也

定會回來探望。」

話音未落，站台上應聲四起，少年們頻頻點頭、奮力揮手，目光緊緊追隨，久久不離。伴着悠長的列車鳴笛，車身緩緩啟動。眼見列車駛離，孩子們不顧一切沿着鐵軌奮力奔跑，追逐列車揮手作別，不捨之情淋漓盡致。

我俯身緊握車門把手，凝望着鐵軌旁奔跑的身影，看着一張張熟悉的臉龐漸漸遠去。五載朝夕從教的畫面瞬間湧上心頭：課堂授藝的諄諄教誨、河畔寫生的朝夕相伴、課餘煙火的溫暖相守、燭光燈下的理想暢談。5年師生相伴、日夜相守的點滴溫情，讓積攢已久的感動與離愁盡數翻湧，淚水悄然滑落。我不停揮手回應，滿心眷戀，萬般不捨。

車輪滾滾，風聲簌簌。站台、人群與熟悉的扎蘭屯夜色，漸漸消融在茫茫夜色之中。我久久佇立車門邊心緒難平。列車輕聲提醒我落座，溫柔拍肩寬慰，體諒着我難言的離別之傷。此去千里遠赴他鄉，我告別了深耕五載的扎蘭屯師範，告別了提攜我的師長、相伴相知的同事，還有一群至真至純的桃李學子。山水迢迢，歲月悠長。縱使時光流轉、山水相隔，扎蘭屯的執教光陰、同事情誼與師生深情，早已深深鑄刻在我的心底，成為一生最為溫暖珍貴的獨家珍藏，歲歲銘記，終生難忘。



●《相守》系列之二紙本設色138cmx68cm (2026年) 作者畫作

# 綠豆湯與綠豆沙

沈西城

天氣熱，如何消暑？最佳選擇莫如飲冰。冰類繁多，綠豆冰、紅豆冰、雜果冰、菠蘿冰，數之不盡，這是現代香港人的選擇。揆諸上海，每家每戶一到夏天必煮綠豆湯，把綠豆置沸水中，稍後撈起入碗，放進冷水桶散熱。進食時，加幾滴薄荷油，入口，透心涼，是上海人家的消暑佳品。老外愛作與煮一大鍋綠豆湯，分成大碗送鄰居，換來的往往是免費佳餚，婆孫大樂。

南來香港，一到夏天，就是各種清涼飲料，可樂、沙示汽水、維他奶……暢銷季節，瓶裝、罐裝，飲品進行搶奪戰。雖然種類繁多，我獨難忘綠豆湯。奇怪的是粵人多不飲綠豆湯，代之以綠豆沙。北方和潮汕都有綠豆湯，風味難與綠豆沙相比。上海的多以薄荷調味，潮汕甜品馳名天下，獨於綠豆湯大失水準，潮州人煮綠豆湯，必先去其皮然後炮製，綠豆固不綠，且失其香味，無疑買椟還珠矣！煲得好的廣東綠豆沙，吃時沒有綠豆皮，奧妙處在無皮之凝齒而有皮之芬芳。其法不外用火力促使皮、肉分離，然後把皮排於鍋外，香氣獨留鍋中，所排者糟粕而已。此時繼續以水火攻之，豆肉盡散而為沙，與水混為一體，其狀稠濃，味甘而清，醜陋不能過也。

綠豆沙稱沙而不稱粥，因它確不是粥，正宗煮法，一顆米也不能進鍋，其最佳配搭是蓮子和百合，而尤不能缺陳皮。現時在香港能吃到的老式甜品，大抵只有紅豆沙、芝麻糊，越見綠豆沙，原因何在？相信與重補氣血有關，綠豆被大眾認為乃寒涼之品，真是大哉冤枉。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著有《飲膳正要》，有文曰「夏宜食綠豆」，規勸文宗「鑒先聖之保攝，順當時之氣候，棄虛取實，期以獲安。」由此看來，夏天食綠豆，非但天子吃不壞，更有益於身體。

綠豆沙少咸宜，陳存仁博士在《津津有味譚》中，教年輕人不妨煮海帶綠豆糖水當點心吃，對暗瘡療效特高。一般廣府人家哥喜煲豬肉湯，偶然會用上綠豆增加鮮味，比清補涼、蓮藕、菜乾、西洋菜豬肉湯更勝一籌，若怕寒涼，加一片陳皮即可。李時珍亦推崇綠豆曰「消腫治痘之功，尤勝赤豆。」

# King Sir手錶背後的故事

車淑梅

一代宗師「戲劇泰斗」鍾景輝 (King Sir) 月初在睡夢中與世長辭，鍾至權先生是 King Sir 的侄兒，滿有回憶，「我稱他伯爺，他在家裏好靜，不像電視上的他那麼好動，他和藹可親不發脾氣。小時候他不外出便是在家中寫稿，一切瑣碎事都不管，那次他告知我爸爸燈壞了要換新的，原來只是沒有接上電源，大家笑作一團。近年因房子住得太久要大裝修，伯爺住了幾個月老人院，後來回家和我及太太住在一起，見證到伯爺很受愛戴，圈中紅人、幕後小工都歡歡喜喜地前來探望。」

「伯爺上了年紀閒來也愛在家中以麻雀耍樂，他好犀利打花章，我經常坐他的下家，我總是輸的，我想食糊的牌都被他扣住了，他記性好又看得緊，伯爺真的好精靈。他不會講好多人道理，最多提及就是幫助和成就更多的人，他真的做到，包括照顧他的兩位外傭姐姐，都異口同聲說不當伯爺是Boss，他是朋友和爸爸，有心事都會向他傾訴，他都會好有耐性去開解她們。」

「在最後的日子，伯爺最大娛樂是在網上翻看不同的話劇，當未找到 Link 的時候，單翻閱閱刊他的眼睛已經發光，當找到了片，他看見燈光亮着，音樂響起，他已經坐得端端正正，好留心欣賞，所以他看了很多今時今日上演的話劇，臨走前那個晚上他看了《金池塘》上半部，他已經看不到下半部了。」

King Sir 拿過不少大獎，其中和謝君豪競逐那一次，原來他記憶猶新。「當年《南海十三郎》好犀利，最近謝君豪終於榮獲劇帝，伯爺有看頒獎片段也有恭喜他。我問伯爺是否記得當年《南海十三郎》這麼犀利都輸

了，還記得輸了給誰？他立即得戚地笑說，輸了給我囉。其實，他關心每一位學生的動向。」

「伯爺最後的心願，是希望買頭等機票飛一轉美國百老匯看話劇，可惜健康情況未能如願。還有，他生前時常都掛念一隻錶，他不用看時間，也堅持要戴上。」

我也緊記伯爺經常對學生說的「4個D」：Dedication (奉獻)、Drive (推動力)、Discipline (紀律)、Diligence (勤奮)，我心裏補多了一個D：Dream (夢想)，當找到自己的夢想，就照着那4個D去做，過程中盡量幫助別人，這一生就會過得好充實和有意義。我最想跟伯爺說，多謝他讓我看他怎樣待人，他做到他所說的話，成就他人，也做到了喜歡做的事。現在他已回到天家，應該和上面的戲劇發燒友在排戲。其實伯爺還有一個遺願，希望戲劇科在香港中小學可以獨立成科。

King Sir 一生熱愛喜劇，率先將西方的舞台藝術文化帶回來，發光發熱，影響深遠，他桃李滿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台前幕後的精英。演藝學院設立了「鍾景輝紀念獎學金」，延續了 King Sir 對藝術教育的初心。至於手錶背後有什麼的故事？大家可在星期天才重播19年前《舊日的足跡》的專訪中找到少許的痕跡，因為大師罕有談起他的感情事。

願 King Sir 一路好走，我們永遠懷念——「一代宗師」。



●鍾至權戴在手上的正是伯爺最愛的手錶。作者供圖

# 理想 迅捷 穩住

理想、迅捷、穩住，這三個詞的憑空出現，尤其被擱在一起，似乎有點兒唐突。細細思量，又覺得很正常。已過不惑之年，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加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同學的幾次聚會，讓我短時間獲得了不少新信息，也有了諸多感慨和悟。

不想套用那句老掉牙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想強調的是理想的存在和堅持的必要。大學同學，有許多人後來考上了研究生。二十多年前，我畢業時想的，就是找份穩定的工作。可能跟性格等有關，我從未苛求大富大貴，但一直在追求穩定。

不想在外奔波，一心要回到家鄉。在基層醫院工作，穩定兩個字卻總在心裏懸着。怎樣才能算作穩定呢？單位一直不變、崗位一直不變？現實中幾乎不可能。求而不得，心就時常懸着！懸着懸着，就難免焦慮。焦慮了，就再內耗般地努力求索，想辦法實現。精力在這方面用得更多，其他方面就難保證。穩定、穩定，往往還是不穩定。

被太多不確定因素干擾，生活中維持穩定的追求，時常破碎。畢業到現在，二十多年時間，換過三家醫院，五六個崗位，心態漸漸有點穩不住了。常聽別人誇獎誰誰誰為人處世多麼多麼穩，很是羨慕。再反觀自己，感覺理想制定得不合理，看似也不夠高遠。而且，追尋理想的方式方法也有問題。穩不住，跟理想化的理想有關，也跟個人的努力方向有關。苛求一成不變的穩，本身就不太現實。正如「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求穩定不就類似於求靜止麼？怎麼可能一直做得到！

心目中的那個「穩定」，在現實面前被一次次擊垮，打擊得遍體鱗傷。傷痕累累了，心態上也就不穩不住了。在一次次積極和迅捷無果後，反應也隨之遲鈍下來。一次遲鈍，再一次遲鈍，又一次遲鈍。次數多了，遲鈍就成了習慣，成了一种不想卻存在的常態。假如，當初那個成績和表現並不算差的自己也選擇堅守，把目標定為考研，如今的自己或許也已研究生畢業；假如當初的自己不是選擇回老家而是和有些同學那樣在大城市裏謀職，現如今或許也已取得了不小成績，有了大城市裏的高薪職位。假如當初的自己不是一味苛求穩定一味委曲求全，敢打敢拚敢闖蕩，或許會比現在要穩定、幸福得多。這些假如對於現在的我，雖然已沒了實際意義，可這種反思，還是必要的。

很多時候，制定的計劃和方案，都是對的。只不過，一遇上點困難就打退堂鼓，沒能堅決貫徹執行下來。見識得多了，對現實中的人和事，看得可能就越來越透徹了，即便不是真透徹，也自以為夠透徹。一眼見底，或者一眼看到尾，積極性就不足了，也就有些懈怠，而迅捷不夠就顯得遲鈍。凡事都遲鈍，也就無所謂理想了。自然也穩不住。

理想、迅捷、穩住，三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詞，被現實生活和條條框框一貫穿，就像繩索結成了環，也像竹籤穿成的串，強行拉到一起後，合為一體。按照這個邏輯，還真能講通透。回過頭來再想想，過去這些年，很「失落」。整天圍着穩定這個理想，就像是守着一個喜歡的女神。把絕大多數心思都用在她身上，時不時地圍着她轉，生怕被別人搶了去。時間和精力都給了她，一門心思圍着她，卻偏偏忽略了自己。沒時間和精力提高自己，沒時間和精力專心工作。結果呢，被自己呵護着的她一直在不顯山不露水地提升，原地踏步着的自己與其差距越拉越大。竭盡全力呵護着的東西，終究還是圍攔不住。不是她主動走出，就是防不勝防地被人搶了去。

養蜜蜂，最怕蜂群飛逃。於是，有了許多方法。剪斷蜂王翅翹，把蜂王囚進王籠，蜂箱口加裝防逃網。效果不能說沒有，是有點兒的，但並未得以根治，該逃的還是逃。限制蜂王以杜絕蜂群飛逃，是不治標也不治本。

有理想，就要治本，破除大小干擾，積極自我提升。遇事，細枝末節可不計較，大方向上卻務必得果斷迅捷，讓「迅捷」成為習慣。即便實現理想的難度再大進度再慢，也須持續不斷地堅決提升自我。唯此，才真穩得住。

# 《夢說紅樓》與父親的藝壇舊事

陳復生

紅樓一夢半世紀：記粵劇《夢說紅樓》與父親的藝壇舊事……推開記憶的大門扉，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總在我生命中泛泛起陣陣漣漪。

中學時期，那部厚重的《紅樓夢》是父親點名要我細讀的中國名著；到了1977年，父親更為佳藝電視改編這部曠世巨著，成為當年最長篇的經典電視劇之一。年輕的我或許未能完全領會箇中深意，但父親對文學的熱忱與執着，已悄然在歲月中植根。歲月如梭，轉眼近50年。父親已逝去多時，人生的悲歡離合，有時也恍如大夢一場。

近日，在何文匯教授的引領下，觀賞了認識經年的傳媒友好施姐（彭美施）策劃的全新粵劇《夢說紅樓》。這場演出不僅是一次戲曲的盛宴，更彷彿是一道時光隧道，讓我再次走進那段纏綿繚繞的紅樓舊夢。在這次改編中，何教授的高足文華身兼編劇與主演，將原著的文學精華巧妙萃取。令人驚艷的是，文華親自反串演出賈寶玉一角。在她的演繹下，寶玉那份癡情、那份純真，以及面對宿命時的無奈與覺悟，都被刻畫得入木三分。舞台上的水袖翻飛、唱腔婉轉，配合着劇作在首尾加插的曹雪芹角色，讓整個故事更添一份哲思與超脫。不禁

感嘆戲曲藝術的魅力，竟能將千古情愁濃縮於方寸舞台之間。

觀劇歸來，內心久久未能平靜，我再次翻開家中珍藏的原著。書頁間彷彿還殘留着父親當年的墨香與心血。當年父親在編寫那部長篇電視劇時，面對家族興衰、寶黛悲劇，又是如何如我今日這般，在虛實之間感嘆人生如夢如幻？！

「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這部名著讓我們學懂了愛恨、無常與放下。《夢說紅樓》的扣人心弦，喚醒了我對文學的共鳴，也勾起了我對父親的深切懷念。或許，人生本就是一場紅樓夢，我們在歲月的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歷經相聚與離散，最終都要學會笑看虛空。

紅樓一夢，半世紀轉瞬即逝。有幸能於戲台與書卷間，與昔日的記憶重逢。這份傳承自父親的文學緣，以及何教授與一眾梨園才俊的傾情演繹，將永遠銘刻心底，化作人生旅途中的溫暖慰藉。



●(左起)何文匯教授、彭美施、作者和賈思樂緣聚於《夢說紅樓》。作者供圖

# 向佐逆襲翻紅

查小欣

向太陳嵐及長子向佐，近年在內地發展，重心放在微博、小紅書、短視頻、直播帶貨等平台上，母子倆都擁有過千萬粉絲，向太以大膽言論受到網民關注，向佐則以異服女性打扮、濃妝艷抹，引發爭議。向佐曾努力繼承父業，加入娛樂圈，參演多部爸爸電影公司投資的電影，卻未能爆紅，形勢好壞參半。

上星期向佐逆襲成功，獲網民大讚及支持，翻紅了。網民笑謂，他爸花5個億都捧不起他，但一個訪問做到了。事源他接受《言外之意》長達4小時的訪問中，毫無保留，有問必答，回應穿女裝的真實目的純粹是為了增流量和數據，坦言自己私下從不穿女裝，他不介意外界批評，認為既是藝人，使命就是娛樂大眾。面對媽媽勒令「不許穿奇裝異服」的警告，他不理會稱自己有自由。

他自爆家醜，指責父母偏愛他，對弟弟向佑不公平，以致弟弟心理出現嚴重問題，不能工作，由他支付弟弟日常生活開支，揭開了大富之家的糾結，完全滿足外界好奇心，為花生友

提供不少話題，覺得他為人夠真，重手足情義，又忠於自己，掙脫富有父母的掌控，真正迎合這世代的觀念。

從向佐的生命訊息表看，他擁有企業家號，擅策劃，口頭禪是：點解？終日要找答案。主要是懂得抓機會，拿結果，並洞察人心會得妥協，因而有不少機會，今年正好他行流年運，即是走進「開始」的磁場，這個訪問就像他人生新一頁的開始。

他在訪問問世後的連串活動，跟他的「擅策劃，懂得抓機會，洞察人心，拿結果」不謀而合，訪問播出幾天後，他帶弟弟齊為化妝品牌做直播帶貨，吸引逾10萬網民在線觀看，此時向太空降留言，並大送禮物做頭號粉絲，似暗示母子和解成為熱話，流量爆熱，生意亦變現巨額，向佐又高調出席粉絲見面會，大受歡迎。

一切是策略性安排，還是順勢而為？



●向太、向佐在微博擁有千多萬粉絲。作者供圖

# 英雄不遲暮

屈原《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是成語「美人遲暮」的出處，也衍生另一成語「英雄遲暮」。

文公子喜踢足球，也愛觀球賽，自然不會錯過世界盃。只是屆賽事不少在半夜舉行，如果戲碼吸引，就要半夜觀賽。凌晨三點開踢，完場已近五時。要回睡，時間還真有點尷尬；如果下場球賽在一兩小時內開始的話，通常寧願上上網打發時間，到時候繼續觀賽。少年十五二十時，通宵達旦，體能大致仍可支持，現時卻感吃力，真有「球迷遲暮」之嘆！

球迷會遲暮，球星又如何？由於足球是對體能相當有要求的運動，因此不少球員到而立之年，表現就開始走下坡，能踢到不惑之年而仍有上佳表現者，可謂鳳毛麟角，真是「球星四十古來稀」！但本屆世界盃卻仍有好幾位「不惑」球員，馳騁球場仍能保持高水準。

足球員年屆40，仍能在國際大賽正選上陣者，多為守門員。由於其他球員，無論前鋒中場後衛，通常都要在全場90分鐘賽事中，在球場內不停來回跑動；而守門員則只需「有球必應」，相對跑動時間不多，而且只要反應仍快、經驗夠豐富，通常都可維持撲救水準。本屆世界盃就有兩位「老」守門員搶盡鋒頭。

首先是曾四屆代表墨西哥參賽世界盃，由於貌似「港星吳鎮宇」而深受港迷認識的守門員奧祖亞 (Guillermo Ochoa)。他已年屆40，本已無緣參賽，但因有正選受傷而再被徵召。在球迷千呼萬喚下，奧祖亞終於在分組賽第3場，球隊已領先兩球時後備登場，並被授以隊長臂章，帶領國家隊再下一城以3球完勝對手。賽後他親吻龍門柱，以充滿儀式感的方式告別球場，場面感人。

另一位是人口只有55萬左右的非洲小島國佛得角，其門將禾仙夏 (Vozinha)，亦剛年屆40。雖已是第91次為國家披甲，但卻是首度亮相世界盃。佛得角首場賽事即對賽奪冠大熱西班牙，在無人看好之下，禾仙夏作出7次撲救，成功零封強敵，最終握手言和。其後兩場分組賽，由於其表現出色，最後都能賽和對手，助佛得角歷史性晉身32強淘汰賽，成為本屆焦點之一。

佛得角下場對手是上屆冠軍阿根廷，陣中也有已年屆39的球星美斯 (Messi)，在三場分組賽8個入球中獨佔6球。而另一今年已41歲的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 (C朗)，在分組賽中亦有入球。球場英雄地，英雄卻不遲暮，證明實現夢想可不受年齡限制。